

通志堂經解

禮記陳氏集說補正卷第二十三

納蘭

成德

樂記

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集說桑間濮上衛地濮水之上桑林之間也史記言衛靈公適晉舍濮上夜聞琴聲召師涓聽而寫之至晉命涓爲平公奏之師曠曰此師延靡靡之樂武王伐紂師延投濮水死故聞此聲必于濮水之上也

竊案鄭注濮水之上地有桑間者亡國之音於此之水出也桑間在濮陽南孔䟽言濮水桑間一處

而皆引師洵靡靡之樂爲證集說從之愚謂桑間
濮上地雖相近而樂則異濮上之音即衛靈于濮
上所聞新聲命師洵寫之者是也桑間之音乃衛
風桑中詩故小序亦引樂記政散民流而不可止
之語而朱子從之其與濮上同爲亡國之音者蓋
衛國自宣公宣姜淫于上而世族在位亦至於
相竊妻妾未幾遂有狄入衛之禍後雖賴齊桓攘
狄衛國忘亡然不可謂之非亡國也集說從鄭以
桑間與濮上爲一非矣或謂詩三百篇夫子皆弦
歌之以合于韶武之音刪後豈得有桑間亡國廁
于其間不知詩之入樂者大小正雅三頌二南及

豳風七月餘不過使樂工存肄以備鑒戒耳未必盡用之於朝廟賓客也左傳鄭七子所歌本國之風蓋斷章取義以明其志然其甚不類者亦見譏于聘賓矣誰謂桑中非桑間也哉

樂之隆非極音也食饗之禮非致味也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壹唱而三嘆有遺音者矣大饗之禮尚玄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集說鼓清廟之詩之瑟練朱絲以爲弦絲不練則聲清練之則聲濁疏通也越瑟底之孔也疏而通之使其聲遲緩瑟聲濁而遲是質素之聲非要妙之音也此聲初發一倡之時僅有三人從而和之言和者少也以其非極聲

音之美故好者少然而其中則有不盡之餘音存焉
故曰有遺音者矣尊以玄酒爲上俎以生魚爲薦太
羹無滋味之調和是質素之食非人所嗜悅之味也
然而其中則有不盡之餘味存焉故曰有遺味者矣
竊案鄭注遺猶餘也孔疏謂樂聲雖質人貴之不
忘食味雖惡人念之不息是有餘音餘味集說取
之愚謂劉氏云遺猶忘也弃也清廟之瑟貴其德
而忘其音意不主于音也大饗之禮美其敬而忘
其味意不主于味也輔氏曰有遺音言弗盡其音
有遺味言弗盡其味如二說方與上文非極音非
致味相合不宜作有餘解至熊氏又謂聲有五聲

但有三人嘆之餘兩聲未嘆是有遺音益舛矣又一倡三嘆自是清廟鼓瑟之節如此非因好者少而寡和也集說謂非極聲音之美故好者少亦非是

合父子之親明長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內集說應氏謂四海之內四字恐在合字上如此則文理爲順又引劉氏云天子自能合其父子之親明其長幼之序則家齊族睦矣又能親吾親以及人之親長吾長以及人之長是謂以敬四海之內

竊案合父子之親明長幼之序即書所謂立愛惟親立敬惟長也以敬四海之內即書所謂始于家

邦終于四海也兢兢然守此禮節而推廣之是之謂敬劉說當矣集說引應氏解以亂之固非嚴陵方氏謂四海之內皆相敬者亦非也

和故百物不失節故祀天祭地集說百物不失言各遂其性也

竊案和故百物不失者人倫日用無所乖戾此和之所爲也節故祀天祭地者天尊地卑辨方圓分冬夏以祭祀之此節之所爲也孔氏謂大樂與天地同和能生成百物故不失其性大禮與天地同節有尊卑上下報生成之功故祀天祭地頗爲近之集說太略

論倫無患樂之情也欣喜歡愛樂之官也中正無邪
禮之質也莊敬恭順禮之制也若夫禮樂之施於金
石越於聲音用於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則此所
與民同也集說劉氏曰論者雅頌之辭倫者律呂之
之音惟其辭足論而音有倫故極其和而無患害此
樂之本情也而在人者則以欣喜歡愛爲作樂之主
焉惟其立之正而行之中故得其序而無邪辟此禮
之本質也而在人者則以莊敬恭順爲行禮之制焉
此聖賢君子之所獨知也若夫施之器而播之聲以
事乎鬼神者則衆人之所共知也

竊案孔疏謂樂之和同在心則論說等倫無相毀

害故爲樂情在貌則欣喜歡愛故爲樂事內心中
正無有邪辟是禮之本質外貌莊敬謙恭謹慎是
禮之節制馬氏謂情官質制四者雖不同皆不出
于一人之身若夫施于金石越于聲音用于宗廟
社稷事乎山川鬼神者不獨在一人之身而與天
下共之也此二說絕分明集說不采而取劉氏旣
以情質屬禮樂官制爲在人語脉支離復以論倫
爲辭足論而音有倫與下文施金石越聲音相礙
非經旨矣

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則性命不同矣集說方猶道也
聚猶處也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各有其道則各

以其類而處之所謂方以類聚也物事也行禮之事
即謂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行之不止一端分
之各從其事所謂物以羣分也所以然者以天所賦
之命人所受之性自然有此三綱五常之倫其間尊
卑厚薄之等不容混而一之也故曰性命不同矣劉
氏曰方以類聚言中國蠻夷戎狄之民各以類而聚
物以羣分言飛潛動植之物各以羣而分則以其各
正性命之不同也故聖人亦因而異其禮矣

竊案類聚羣分爲解甚多鄭云方謂行蟲也物謂
殖生者也性之言生也命生之長短也孔申之云
方謂走蟲禽獸之屬各以類聚不相雜也物謂殖

生若草木之屬各有區分自殊于藪澤者也鄭注
易云類聚羣分謂水火也而此注云云二注不同
各有以也行蟲有性識道理故稱方殖生無心靈
但一物而已故云物萬物各有區分性命之別聖
人因此制禮類族緣物各隨性命也黃氏日抄云
性者人物之所得以生相似而不同者也命者生
而長短壽夭隨所付而不同者也程易傳云事有
理物有形也事則有類物則有羣善惡分而吉凶
生矣朱子易本義云方謂事情所向事物善惡各
以類分又云方向也所向善則善人皆來聚所向
惡則惡人皆來聚物通天下之物而言好物事則

所聚者皆好物事不好物事則所聚者皆不好物
事林次崖曰人之作事必有情意計度他作好事
則其情向于善作不好事則其情向于惡故曰事
情所向伊繼山云如情向于孝弟則仁民愛物之
事以類而聚情向于不孝不弟則犯上作亂之事
以類而聚此所謂方以類聚也吾儒異端君子小
人入此則出彼所謂物以羣分也姚鳳梧曰方指
人念頭物指人說方以類聚衆理衆欲各從其意
向也物以羣分君子小人各從其品類也此諸說
雖皆有可采然畢竟以朱子易本義爲當林伊姚
三家不過發明本義耳

樂著太始而禮居成物集說著直略反樂著乎乾知大始之初禮居乎坤作成物之位

竊案鄭注著之言處也大始百物之始生也孔云著與居相對故注以著爲處集說因之然下文著不息者天著不動者地及著往飾歸著誠去僞先王著其教以著萬物之理皆作顯著解獨此作直略反有所難通金華邵氏曰太始氣也成物形也太始本有是氣樂則著而明之成物本有是形禮則居而辨之何等切當豈必以處釋之乎

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夔始制樂以賞諸侯故天子之爲樂也以賞諸侯之有德者也集說石梁

王氏曰夔制樂豈專爲賞諸侯此處皆無義理

竊案此節舉樂之大者而言天子之事莫大于養民諸侯又代天子養民者也故南風之歌取解民愠阜民財之義諸侯亦必德盛教尊五穀時熟然後賞之以樂非專爲賞諸侯而制樂也王氏拘于章句毋乃固乎又案南風之詩見于家語及尸子而鄭注以爲未聞孔疏謂家語王肅所增加鄭所未見尸子雜說不可取証故云未聞也熊氏云即邶凱風之篇大誤

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集說志疑當作急急促微細噍枯減殺也

竊案鄭注志微意細也吳公子札聽鄭風而曰其細已甚山陰陸氏曰言志微以著嘽諧慢易粗厲猛起廉直勁正寬裕內好流辟邪散皆志也據此則不必改志爲急亦自可通

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集說廣大賁憤也廣憤言中間絲竹匏土革木之音皆怒也

竊案賁當如書用宏茲賁詩賁鼓維鏞之賁大也鄭氏以賁飾賁大皆非猛厲之類遂讀爲憤引春秋傳怒氣狡憤爲證言怒氣充塞也集說取之然廣旣可以大訓賁何不可以大訓乎音大則自猛厲矣

廣其節奏省其文采集說廣其節奏增益學者之所習也省其文采省察其音曲之辭使五聲之相和相應若五色之雜以成文采也

竊案文采節奏俱爲樂之飾節奏如清濁高下舞之屈伸綴兆疾徐文采如文以琴瑟飾以羽毛五色成文而不亂皆是也舊說謂音曲相和應如五色之雜以成文采非是鄭氏注下文文采節奏樂之飾也謂樂之威儀何于此時獨以爲節奏合耶長樂陳氏曰節奏文采均聲之飾始博而終約始博之節奏不可以不廣終約之文采不可以不省其解文采甚當以省爲省約之省與廣字對亦通

君子反情以和其志集說反情復其性情之正也

竊案情者性之欲易流于不善所謂人心惟危也
反情者反淫溺之情以復于性如下文淫樂慝禮
不接心術是也非復其性情之謂反情猶克己和
志猶復禮

治亂以相訊疾以雅集說相即拊也所以輔相於樂
治亂而使之理故曰治亂以相訊亦治也雅亦樂器
也過而失節謂之疾奏此雅器以治舞者之疾故云
訊疾以雅也

竊案鄭注相即拊也亦以節樂拊者以韋爲表裝
之以糠糠一名相因以名焉今齊人或謂糠爲相